



書傳卷之四

蔡沈集傳

鄒季友音釋



周書

周文王國號後武王因以為晉傳國號周有天下之號書凡三十二篇釋本太王所居地名在岐山之南所謂周原也皇甫謚云邑於周地故始改國曰周

泰誓上

泰大同國語作大武王伐殷史錄其誓師之言以其大會孟津編書者因以泰誓名之上篇未渡河作後二篇既渡河作今文無古文有○按伏生二十八篇本無泰誓武帝時偽泰誓出與伏生今文書合為二十九篇孔壁書雖出而未

書傳音釋

卷四

一

傳於世故漢儒所引皆用偽泰誓如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太史公記周本紀亦載其語然偽泰誓雖知剽竊經傳所引而古書亦不能盡見故後漢馬融得疑其偽謂泰誓按其文若淺露吾又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至晉孔壁古文書行而偽泰誓始廢○吳氏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王之辭迫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出或晉傳復漢書師古非盡當時之本文也釋注復歸也芳目反剽匹妙反經傳杜戀反下同數所矩反下同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孟津見禹貢○按漢孔氏言虞

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
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爲
十有三年此皆惑於偽書泰誓之文而誤解
九年大統未集與夫觀政于商之語也古者
人君卽位則稱元年以討其在位之久近常
事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爲後元年漢文
帝亦改十七年爲後元年自後說春秋因以
改元爲重歐陽氏曰果重事歟西伯卽位已
改元年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卽
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
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
事大於聽訟遠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
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年者皆妄
也歐陽氏之辨極爲明著但其曰十一年者
亦惑於書序十一年之誤也詳見序篇又按
漢孔氏以春爲建子之月蓋謂三代改正朔
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爲四時之首序
言一月戊午旣以一月爲建子之月而經又

書傳音釋

卷四

二

係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爲春夫改正朔
不改月數於太甲辨之詳矣而四時改易尤
爲無藝冬不可以爲春寒不可以爲暖固不
待辨而明也或曰鄭氏箋詩維莫之春亦言
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日此漢儒承襲之誤
耳且臣工詩言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
畚於皇來牟將受厥明蓋言暮春則當治其
新畝矣今如何哉然牟麥將熟可以受上帝
之明賜夫牟麥將熟則建辰之月夏正季春
審矣鄭氏於詩且不得其義則其考之固不
審也然則商以季冬爲春周以仲冬爲春
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豈三代聖人奉天之
政音傳見形向反下同虞芮如稷反二國名
平釋傳虞在陝之平陸芮在馮翊觀去聲下
觀政如字夫音扶下同并去聲喪平聲數雙
遇反下同無藝左傳註藝法制也畝羊諸反
於音烏

治平聲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王曰者史臣追稱之也友邦親之也冢君尊

之也越及也御事治事者庶士眾士也告以

伐商之意且欲釋音傳圭曰湯武革命應天順

其聽之審也釋音傳圭曰湯武革命應天順

人苟不稱王建號則是以臣犯君名不正言

不順矣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

造乎禘諸侯將出宜乎社造乎禘湯誥曰敢

昭告于上天神后泰誓曰類于上帝是用天

子之禮也周禮曰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武

成曰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是用天

子之禮也周禮曰王六軍泰誓曰大巡六師

是備天子之六軍也史臣書王曰猶可謂追

稱如有道曾孫周王及昭我周王乃

記當時之語豈史臣追書哉治平聲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直聰明作元

書傳音釋 卷四

后元后作民父母

直誠實無妄之謂言聰明出於天性然也大

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

者萬物之父母也萬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

靈具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於物而聖人又

得其最秀而最靈者天性聰明無待勉強其

知先知其覺先覺首出庶物故能為大君於

天下而天下之疲癯殘疾得其生鰥寡孤獨

得其養舉萬民之眾無一而不得其所焉則

元后於人天地生人而厚於聖人其所以厚

於聖人者亦惟欲其君長乎民而推天地父

母斯民之心而已天之為民如此則任元后

之責者可知故武王發此是雖一時誓師之

失君民之道故武王發此是雖一時誓師之

言而實萬世也釋音傳強上聲夫音扶長

之所當體念也釋音傳強上聲夫音扶長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

受紂名也言紂慢天虐民不知所以作民
父母也慢天虐民之實卽下文所云也

經受是酉反孔傳云受紂也音相亂馬氏云

欲立之號曰受德時人轉稱爲紂陸氏遂以
立政篇受德爲紂之字此卻非是立政自以

榮德與受
德對稱耳

沈誨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

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

劓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勦

未集

書傳音釋 卷四

沈誨溺於酒也冒色冒亂女色也族親族也
一人有罪刑及親族也世子弟也官使不擇

賢才惟因父兄而寵任子弟也土高曰臺有
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侈奢也焚炙炮

烙刑之類劓剔割也皇甫謚云紂割比干
妻以視其胎未知何據紂虐害無道如此故

皇天震怒命我文王敬將天威以除邪虐大
功未集而文王崩愚謂大勦在文王時未嘗

有意至紂惡貫盈武王伐之敘文王

之辭不得不爾學者當言外得之

竟反陂班糜反炙之石反劓

空胡反剔他厯反孕以證反

傳音庖烙音洛

肆子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
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

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

其侮

肆故也觀政猶伊尹所謂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八百諸侯背商歸周則商政可知先儒以觀政為觀兵誤矣俊改也夷踣踣也武王言故我小子以爾諸侯之向背觀政之失得於商今諸侯背叛既已如此而紂無有悔悟改過之心夷踣而居廢上帝百神宗廟之祀犧牲粢盛以為祭祀之備者皆盡于凶惡盜賊之人即箕子所謂攘竊神祇之犧牲牲者也受之慢神如此乃謂我有民社我釋經俊且有天命而無有懲戒其侮慢之意釋經緣反稷曰粢在器曰盛**傳**長上聲觀兵上去聲背音佩下同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

書傳音釋

卷四

五

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佑助寵愛也天助下民為之君以長之為之師以教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天下則夫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赦我釋經何敢有過用其心乎言一聽於天而已**釋經**相去**傳**長上聲左右音聲佐佑夫音扶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子

有臣三千惟一心

度量度也德得也行道有得於心也義宜也制事達時之宜也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意古者兵志之辭武王舉以明伐商之必克也林氏曰左氏襄三十一年魯穆叔曰年鈞擇賢義鈞則卜昭二十六年王子朝曰年鈞以德德鈞以下蓋亦舉古人之語文勢正與此同

百萬曰億紂雖有億萬臣而有億萬心眾音

叛親離寡助之至力且不同况德與義乎釋

經度達各傳音馳遙反百萬曰億按應劭風

俗通云十萬曰億孔疏云方百里為田九十億畝是億為

箋云十萬曰億疏云方百里為田九十億畝是億為

畝而王制云方百里為田九十億畝是億為

十萬也國語韋昭註云十萬為億古數也秦

時改制始以萬為億今蔡傳云百萬曰億

不知何所據然洛誥傳又言十萬曰億則於

此不應異釋也豈傳寫者之誤耶○程伯圭

曰兵法戎車一乘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

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

千乘之車則用甲士三千人總七萬五千人

分為六師故曰有臣三千也

此亦可見武王已備六軍矣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子弗順天厥罪惟鈞

書傳音釋

卷四

六

貫通盈滿也言紂積惡如此天命誅之今不
誅紂是長惡也其罪豈不與紂鈞乎如律故
縱者與音傳長上
同罪也釋聲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豕

土以爾有眾底天之罰

底致也豕土大社也祭社曰宜上文言縱紂
不誅則罪與紂鈞故此言予小子畏天之威
早夜敬懼不敢自寧受命于文王之廟告于
天神地祇以爾有眾致天之罰於商也王制
曰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受命
文考即造乎禘也王制以神尊卑為序此先
言受命文考者以伐紂之舉天本命之文
王武王特稟文王之命以卒其伐功而已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尙弼子一人

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天矜憐於民民有所欲天必從之今民欲亡
紂如此則天意可知爾庶幾輔我一人除其
邪穢永清四海是乃天音
傳應去聲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次止徇循也河朔河北也戊午
以武成考之是一月二十八日
釋音茂 戊音

曰嗚呼西土有眾咸聽朕言

周都豐鎬其地在西從武王渡河
者皆西方諸侯故曰西土有眾
釋音鎬下反

書傳音釋 卷四

七

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顛天穢德彰聞

惟日不足者言終日為之而猶為不足也將
言紂力行無度故以古人語發之無度者無
法度之事播放也犁驚通黑而黃也微子所
謂耄遜于荒是也老成之臣所當親近者紂
乃放棄之罪惡之人所當斥逐者紂乃親比
之酗醉怒也肆縱也臣下亦化紂惡各立朋
黨相為仇讎脅上權命以相誅滅流毒天下
無辜之人呼天告寃腥穢之德顯聞于上呂
氏曰為善至極則至治馨
釋音二反傳鰲字

同此必志反
脅虛業反

傳呼去聲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言天惠愛斯民君當奉承天意昔桀不能
順天流毒下國故天命成湯降黜夏命

經辟必益反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書傳音釋

卷四

八

浮過剝落喪去也古者去國為喪元良微子也諫輔比干也謂已有天命如答祖伊我生不有命在天之類下三句亦紂所嘗言者鑒視也其所鑒視初不在遠有夏多罪天既命湯黜其命矣今紂多罪天其以我乂民乎曩重也言我之夢協我之卜重有休祥之應知伐商而必勝之也此**釋經**喪去聲鑿孔傳本言天意有必克之理**釋經**作監以諸篇例之當從**傳**重傳孔傳容反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

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夷平也夷人言其智識不相上下也治亂曰亂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其一文母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

義蓋邑姜也九臣治外邑姜治內言紂雖有
夷人之多不如周治臣之少而盡忠也周至
也紂雖有至親之臣不如周仁人之
賢而可恃也此言人事有必克之理音傳治
聲下同召實照反字本作邵古通用後凡言
召公者做此史記註召者圻內采地名寰宇
記云河南府王屋縣乃邵康公之邑縣西有
邵原又有邵康公墓及祠天徐音於驕反陸
音於表反散蘇早反邑姜左
傳註武王后齊太公女也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

一人今朕必往

過廣韻責也武王言天之視聽皆自乎民今
民皆有責于我謂我不正商罪以民心而察
天意則我之伐商斷必往矣蓋百姓畏紂之
虐望周之深而責武王不卽拯己於水火也

書傳音釋

卷四

九

如湯東面而征西夷怨音傳斷都
南面而征北狄怨之意釋

玩反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

有光

揚舉侵入也凶殘紂也猶孟子謂之殘賊武
王弔民伐罪於湯之心爲益明白於天下也
自世俗觀之武王伐湯之子孫覆湯之宗社
謂之湯讎可也然湯放桀武王伐紂皆公天
下爲心非有私於己者武之事質之湯而無
愧湯之心驗之武而益顯是則伐商之舉豈
不於湯爲
有光也哉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

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勗勉也夫子將士也勉哉將士無或以紂爲不足畏盜執心以爲非我所敵也商民畏紂之虐懷懷若崩摧其頭角然言人心危懼如此汝當一德一心立定厥功以克永世也

音經勗許玉反將去聲
懍力錦反將去聲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眾士

厥明戊午之明日也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是時武王未備六軍牧誓敘三卿可見此日六師者史臣之詞也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

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

書傳音釋 卷四

十

民

天有至顯之理其義類甚明至顯之理節典常之理也紂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典常之道褻狎侮慢荒棄怠惰無所敬畏上自絕于天下結怨于民結怨者非一之謂下文自絕結怨之實也

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

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

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

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斲斫也孔氏曰冬月見朝涉水者謂其脛耐寒斫而視之史記云比干強諫紂怒曰吾聞

聖人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觀其心痛病也作
刑威以殺戮為事毒病四海之人言其禍之
所及者遠也回邪也正士箕子也郊所以祭
天社所以祭地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為過
度之巧列女傳紉膏銅柱下加炭令有罪者
行輒墮炭中姐已乃笑夫欲姐已之笑至為
炮烙之刑則其奇技淫巧以悅之者宜無所
不至矣祝斷也言紉於奸邪則尊信之師保
則放逐之屏棄先王之法囚奴中正之士輕
廢奉祀之禮專意污褻之行悖亂天常故天
弗順而斷然降是喪亡也爾眾士其釋經斷
勉力不怠奉我一人而敬行天罰乎釋經側
略反脛形定下頂二反今衛縣西北有陽阿
水相傳紉斷脛處痛音鋪陸云徐音敷又普
吳反屏卑正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反
反祝之六反喪去聲綺傳耐乃代反強上聲
姐已上當葛反紉之正妃有蘇氏女夫音扶
斷孔傳云祝斷也天惡紉逆道斷絕其命陸

書傳音釋

卷四

七

氏音斷丁管反又按公羊傳哀公十四年子
路死子曰天祝予何休註祝斷也陸音斷丁
管反穀梁傳哀公十三年云吳夷狄之國祝
髮文身范甯註祝斷也陸云斷音短則是祝
之訓斷乃斷絕之斷音與短同非斷決之斷
音與殿同也今蔡傳乃云斷然降是喪亡則
是讀為斷決之斷而為殿音矣宜
從孔傳為是污音烏行胡孟反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
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
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讎爾眾士其尙迪果毅以
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洪大也獨夫言天命已絕人心已去但一獨
夫耳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武王引古

人之言謂撫我則我之君也虐我則我之讎也今獨夫受大作威虐以殘害于爾百姓是乃爾之世讎也務專力也植德則務其滋長去惡則務絕根本兩句意亦古語喻紂為眾惡之本在所當去故我小子大以爾眾士而殄絕殲滅汝之世讎也迪蹈登成也殺敵為果致果為毅爾眾士其庶幾蹈行果毅以成汝君若功多則有厚賞非特一爵一級而已不迪果毅則有顯戮謂之顯音釋音辟必傳長戮則必肆諸市朝以示眾庶釋益反傳上聲去上聲下同朝馳遙反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

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若日月照臨言其德之輝光也光于四方言其德之遠被也顯于西土言其德尤著於所

書傳音釋

卷四

三

發之地也文王之地止於百里文王之德達于天下多方之受非周其誰受之文王之德實天命人心之所歸故武王釋傳被於誓師之末歎息而言之音傳偽反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

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無罪猶言無過也無良猶言無善也商周之不敵久矣武王猶有勝負之慮恐為文王羞者聖人臨事而懼也如此

牧誓

牧地名在朝歌南即今衛州治之南也武王軍於牧野臨戰誓眾前既有泰誓三篇因以地名別音釋經說文引書作毋之今文古文皆有

字林傳朝歌上如字紂所都邑今衛州
音母衛縣西有朝歌城別筆列反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

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甲子二月四日也昧冥爽明也昧爽將明未
明之時也鉞斧也以黃金為飾王無自用鉞
之理左杖以為儀耳旄軍中指麾白則見遠
麾非右手不能故右秉白旄也按武成言癸
亥陳于商郊則癸亥之日周師已陳牧野矣
甲子昧爽武王始至而誓師焉曰者武王之
言也逖遠也以其行音經杖直亮反持也鉞
役之遠而慰勞之也釋音越旄音毛逖他
歷昧冥按太甲篇訓昧為晦此訓為冥義
反傳雖不異然但當前後同訓耳見形旬反

陳直刃反
勞去聲

書傳音釋卷四

三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師氏千夫長百夫長

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也武王是時尚為諸侯
故未備六卿唐孔氏曰司徒主民治徒庶之
政令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
壘壁以營軍亞次旅眾也大國三卿下大夫
五人士二十七人亞者卿之貳大夫是也旅
者卿之屬士是也師氏以兵守門者猶周禮
師氏王舉則從者也千夫長統千音經聲下
人之帥百夫長統百人之帥也音聲下
同傳未備六卿程伯圭曰前篇言六師是已
備天子之六卿此言三卿乃指友邦治
事之臣且不遺其卑賤而悉告之也首言西
土之人指周之臣民次言友邦之君及其治
事大小之臣又次言遠方小國其序當
然也治平聲下同從才用反帥所類反

及庸蜀羌髻微盧彭濮人

左傳庸與百濮伐楚庸濮在江漢之南羌在西蜀髻微在巴蜀盧彭在西北武王伐紂不期會者八百國今誓師獨稱八國者蓋八國近周西都素所服役乃受約束以戰者若上文所言友邦冢君則音經羌驅羊反髻莫侯泛指諸侯而誓者也釋經反宋括地志云岷洮等州以西為古羌國以南為古髻國今疊宕以西松當慈靜等州以南皆是也濮音卜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稱舉戈戟干楯矛亦戟之屬長二丈唐孔氏曰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並以扞敵故言比矛長立之於地故言立器械嚴整則士氣精明然後能聽誓命音稱聲比毗傳楯豎尹反所以蔽身者

書傳音釋

卷四

古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

索

索蕭索也牝雞而晨則陰陽反常是為妖孽而家道索矣將言紂惟婦言是用故先發此

音經牝婢忍反傳孽魚索昔各反列反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

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

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

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肆陳答報也婦妲己也列女傳云紂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所舉者貴之所憎者誅之

惟姐己之言是用故顛倒昏亂祭所以報本也紂以昏亂棄其所當陳之祭祀而不報昆弟先王之脩也紂以昏亂棄其王父母弟而不以道遇之廢宗廟之禮無宗族之義乃惟四方多罪逃亡之人尊崇而信使之以爲大夫卿士使暴虐于百姓姦宄于商邑蓋紂惑於姐己之嬖背常亂音釋經婦房缶反傳好去理遂至流毒如此也釋經長上聲傳聲樂音洛離去聲背音佩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

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

愆過勗勉也步進趨也齊齊整也今日之戰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此告之以坐則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

書傳音釋

卷四

五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

伐擊刺也少不下四五多不過六七而齊此告之以攻殺擊刺之法所以戒其貪殺也上言夫子勗哉此言勗哉夫子者反覆音釋傳刺成文以致其丁寧勸勉之意下倣此釋音傳七賜反直殺也陸音七亦反

尙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

以役西土勗哉夫子

桓桓威武貌貔執夷也虎屬欲將士如四獸之猛而奮擊于商郊也迓迎也能奔來降者勿迎擊之以勞役我西土之人音釋經桓胡官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殺降也

脂反豹屬出貉國迂傳將去聲陸云馬本作禦禁也江反下同

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弗勗謂不勉於前二者愚謂此篇嚴肅而溫厚與湯誓義相表裏眞聖人之言也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盡出於一人之口豈獨此爲全書乎讀者其味之

武成

史氏記武王往伐歸獸祀羣神告羣后與其政事共爲一書篇中有武成二字遂以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書傳音釋

卷四

六

一月建寅之月不日正而日一者商建丑以十二月爲正朔故曰一月也詳見太甲泰誓篇壬辰以泰誓戊午推之當是一月二日死魄朔也二日故曰旁死魄翼明也先記壬辰旁死魄然後言癸巳伐商者猶後世言某日必先言某朔也周鎬京也在京兆鄠縣上林卽今長安縣昆明音釋經魄匹陌反字本作霸池北鎬陂是也釋古通用孔疏云魄者月輪郭無光處也朔後明生而魄死望後明死而魄生癸居諫反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

服

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豐文王舊都也在京兆鄠縣卽今長安縣西北靈臺豐水之上

周先王廟在焉山南曰陽桃林今華陰縣潼關也樂記曰武王勝商渡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放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岬而藏之府庫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天下知武王之不用兵也釋音經哉如字華○此當在萬姓悅服之下釋音經胡化胡瓜二傳潼關上徒紅反本名衝關以河水衝激反傳華山之東故名又因廣漢潼水至此入墊江故遂以潼名墊音疊復扶又反下並同乘平聲岬與礮同許刃反倒都皓反載作代反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駿爾雅曰速也周廟周祖廟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駿奔

書傳音釋

卷四

七

走執事以助祭祀豆木豆籩竹豆祭器也既告祖廟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由近而遠由親而尊也○此釋音經駿陸音荀當在百工受命于周之下釋音經俊反朱子清廟詩傳云大而疾也孔疏云是年四月己丑朔十九日丁未二十二日庚戌也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生魄望後也四方諸侯及百官皆於周受命蓋武王新卽位諸侯百官皆朝見新君所以正始也○此當在釋音傳朝馳遙反示天下弗服之下釋音傳見形甸反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

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

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

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子小子其

承厥志

羣后諸侯也先王后稷武王追尊之也后稷始封於邠故曰建邦啟土公劉后稷之曾孫史記云能修后稷之業大王古公亶父也避狄去邠居岐邠人仁之從之者如歸市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大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然大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王季能勤以繼其業至於文王克成厥功大受天命以撫安方夏大邦畏其威而不敢肆小邦懷其德而得自立自為西伯專征而威德益著於天下凡九年崩大統未集者非文王之德不足以受天下是時紂之惡未至於天下也文王以安天下為心故予小子亦以安天下為心○此當釋音經大王上音太基王在大告武成之下

書傳音釋

卷四

大

亥雅反下傳部音台在藁縣藁音部邠與幽章華夏同傳同悲巾反在梅邑縣幽邠岐山之西北四百餘里大王公劉九世孫岐山在美陽縣邠之西北相去無百里及文王都豐在鄆縣又岐山東南二百餘里上四縣並隸右扶風亶父下音甫凡九年崩按經世書紀年云文王以己巳歲崩追數九年則辛酉歲也而紀年云辛酉歲紂囚文王癸亥歲始釋之命為西伯則至己巳歲纔七年耳當是辛酉歲即釋為西伯至崩時九年也然左傳又云羣里之囚七年亦與經世書不合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

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

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子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
蠻貊罔不率俾

底至也后土社也句龍為后土周禮大祝云
王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孔氏曰名山謂華大
川謂河蓋自豐鎬往朝歌必道華涉河也曰
者舉武王告神之語有道指其父祖而言周
王二字史臣追增之也正即湯誓不敢不正
之正萃聚也紂殄物害民為天下逋逃罪人
之主如魚之聚淵如獸之聚藪也仁人孔氏
曰太公周召之徒略謀略也俾廣韻曰從也
仁人既得則可以敬承上帝而遏絕亂謀內
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率從矣或曰太公歸
周在文王之世周召周之懿親不可謂之獲
此蓋仁人自商而來者愚謂獲者得之云爾
即泰誓之所謂仁人非必自外來也不然音
經傳豈無傳乎○此當在于征伐商之下釋

書傳音釋

卷四

充

經 白反 傳 道華同經傳柱戀反

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筐厥

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成命黜商之定命也筐竹器玄黃色幣也敬
奉天之定命故我東征安其士女士女喜周
之來筐篚盛其玄黃之幣明我周王之德者
是蓋天休之所震動故民用歸附我大邑周
也或曰玄黃天地之色筐厥玄黃者明我周
王有天地之德也○此當在其承厥志之下
音傳 似篚引書實玄黃于筐二字不當兼用
盛時 征反

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戍

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
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
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
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
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
萬姓悅服

休命勝商之命也武王頓兵商郊雍容不迫
以待紂師之至而克之史臣謂之俟天休命
可謂善形容者矣若林卽詩所謂其會如林
者紂眾雖有如林之盛然皆無有肯敵我師
之志紂之前徒倒戈反攻其在後之眾以走
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史臣指其實而言

書傳音釋

卷四

辛

之蓋紂眾離心離德特劫於勢而未敢動耳
一旦因武王弔伐之師始乘機投隙奮其怨
怒反戈相戮其酷烈遂至如此亦足以見紂
積怨于民若是其甚而武王之兵則蓋不待
血刃也此所以一被兵甲而天下遂大定乎
乃者繼事之辭反紂之虐政由商先王之舊
政也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商容
商之賢人閭族居里門也賚予也武王除殘
去暴顯忠遂良賑窮闕乏澤及天下天下之
人皆心悅而誠服之帝王世紀云殷民言王
之於仁人也死者猶表其閭况存者乎王之
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况存者乎王之於
財也聚者猶散之况其復籍之乎唐孔氏曰
是爲悅服之事○此當在罔不率俾之下
音經 紂去聲戊音茂陳直刀反倒都皓反漂
縣史記云武王命閔夭 傳見形甸反子音與
封比干墓散先旰反

賜之由反亡者孔疏云謂紂所
貶退處於私室者復扶又反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

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

下治

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也分土惟三公侯百
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之三等也建官惟
賢不肖者不得進位事惟能不才者不得任
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五典之教也
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所
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者惇
厚也厚其信明其義信義立而天下無不勵
之俗有德者尊之以官有功者報之以賞官
賞行而天下無不勸之善夫分封有法官使
有要五教修而三事舉信義立而官賞行武

書傳音釋

卷四

三

王於此復何為哉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矣
史臣述武王政治之本末言約而事傳也如
此哉○此當在大邑周之下而上猶有缺文
按此篇編簡錯亂先後失序今考正其文于
後音經喪平聲釋長上聲五典之教按舜典
牙五典蔡氏所釋並同而此五教之目有兄
弟而闕朋友何也言長幼則該兄弟矣夫音
扶復扶又反

今考定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

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

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

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
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旣獲仁人敢祗
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
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旣戊午
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
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
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
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
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

書傳音釋

卷四

三

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
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
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旣生魄庶邦冢
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
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
成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
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
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
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

集子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書傳音釋

卷四

三

按劉氏王氏程子皆有改正次序今參考定讀如此大略集諸家所長獨四月生魄丁未庚戌一節今以上文及漢志日辰推之其序當如此耳疑先儒以王若日宜繫受命于周之下故以生魄在丁未庚戌之後蓋不知生魄之日諸侯百工雖來請命而武王以未祭祭祖宗未告天地未敢發命故且命以助祭乃以丁未庚戌祀于郊廟

大告武功之成而後始告諸侯上下之交神人之序固如此也劉氏謂予小子其承厥志之下當有缺文以今考之固所宜有而程子徒恭天成命以下三十四字屬于其下則已得其一二節而用附我大邑周之下劉氏所謂缺文猶當有十數語也蓋武王革命之初撫有區夏宜有退託之辭以示不敢遽當天命而求助於諸侯且以致其交相警救之意略如湯誥之文不應但止自序其功而已也列爵惟五以下又史官之辭非武王釋傳屬音燭之語讀者詳之釋傳應平聲

洪範

漢志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史記武王克殷訪箕子以天道箕子告武王之辭意洪範發之於禹者箕子告武王之辭意洪範發之於禹

箕子推衍增益以成音經音範音治平
篇歟今文古文皆有釋經音範音治平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商曰祀周曰年此曰祀者因箕子之詞也箕子嘗言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史記亦載箕子陳箕範之後武王封于朝鮮而不臣也蓋箕子不可臣武王亦遂其志而不臣之也訪就而問之也箕國名子爵也○蘇氏曰箕子之不臣周也而曷為為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畀之禹傳至於我不可使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為箕子之道者傳道則音傳喪去聲朝鮮史記索隱可仕則不可釋傳云音潮仙以有泚水故名漢志樂浪郡有朝鮮縣註云武王封箕子於此為為上如字下去聲故為如字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

書傳音釋 卷四

舌

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乃言者難辭重其問也箕子稱舊邑爵者方歸自商未新封爵也隲定協合彝常倫理也所謂秉彝人倫也武王之問蓋曰天於冥冥之中默有以安定其民輔相保合其居止而我不知其彝倫之音經音隲職日反所以敘者如何也釋經相去聲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陜洪水汨陳其五行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斃則殛死

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乃言者重其答也陜寒汨亂陳列畀與洪大範法疇類數敗錫賜也帝以主幸言天以理言也洪範九疇治天下之大法其類有九卽下文初一至次九者箕子之答蓋曰洪範九

疇原出於天鱗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
不以與之此彝倫之所以敗也禹順水之性
地平天成故天出書于洛禹別之敘即九疇
九疇此彝倫之所以敘也彝倫之敘即九疇
之所敘者也○按孔氏曰天與禹神龜負文
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
九類易言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蓋治水
功成洛龜呈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
麟至亦其理也世傳戴九履一左三右音
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即洛書之數也釋經
陘音因汨音別治平聲下同
骨數都故反傳別筆列反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
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
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

書傳音釋 卷四 壹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此九疇之綱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
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
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
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
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
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五事曰敬所以誠
身也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五紀曰協所以
合天也皇極曰建所以立極也三德曰又所
以治民也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庶徵曰念
所以省驗也五福曰嚮所以勸也六極曰威
所以懲也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皇極
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本之以五紀皇極之
五事厚之以入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
建也乂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驗之以庶徵
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人音釋經
君治天下之法是孰有加於此哉

朱子云一下當讀下八句做此後章一五行
卻與此異讀音豆徵知陵反讀作證非嚮音
向傳者治去聲餘並平聲應
去聲下同省息井反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
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
稼穡作甘

此下九疇之目也水火木金土者五行之生
序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
金天五生土唐孔氏曰萬物成形以微著為
漸五行先後亦以微著為次五行之體水最
微為一火漸著為二木形實為三金體固為
四土質大為五潤下炎上曲直從革以性言

書傳音釋

卷四

美

也稼穡以德言也潤下者潤而又下也炎上
者炎而又上也曲直者曲而又直也從革者
從而又革也稼穡者稼而又穡也稼穡獨以
德言者土兼五行無正位無成性而其生之
德莫盛於稼穡故以稼穡言也稼穡不可以
為性也故不曰而曰爰爰於也於是稼穡
而已非所以名也作為也鹹苦酸辛甘者五
行之味也五行有聲色氣味而獨言味者以
其切於音釋經見朱子語錄鹹音咸傳稼穡
民用也釋見朱子語錄鹹音咸傳稼穡
言真氏云土之用盛於稼穡以用字代德字
為優五行之味孔疏云水久浸變為鹵故鹹
火焚物焦故苦木實多酸金在
火有腥氣近辛土生五穀味甘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

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敘也貌澤水也言揚
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亦人事
發見先後之敘人始生則形色具矣既生則
聲音發矣既發而後能視而後能聽而後能
思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敬也
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睿
者通乎微也肅又哲謀聖者五德之用也肅
者嚴整也又者條理也哲者智也謀者度也
聖者無音經視時吏反又常止反按陸氏於
不通也釋經諸經及書前後視字皆無音獨
於此音常止反今考韻書四旨及六至皆有
此字註義皆同則上去二聲皆可讀睿俞芮
反哲之列反字與晰傳見形旬反
同下當從日從口非傳度達各反

三八政一日食二日貨三日祀四日司空五日

書傳音釋

卷四

毛

司徒六日司寇七日賓八日師

食者民之所急貨者民之所資故食為首而
貨次之食貨所以養生也祭祀所以報本也
司空掌土所以安其居也司徒掌教所以成
其性也司寇掌禁所以治其姦也賓者禮諸
侯遠人所以往來交際也師者除殘音傳治
禁暴也兵非聖人之得已故居末也釋傳平

四五紀一日歲二日月三日日四日星辰五日

曆數

歲者序四時也月者定晦朔也日者正躔度
也星經星緯星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曆
數者占步之法所以音經數雙傳躔呈延反
紀歲日月星辰也

星所履行
故曰躔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皇君建立也極猶北極之極至極之義標準
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言人君
當盡人倫之至語父子則極其親而天下之
為父子者於此取則焉語夫婦則極其別而
天下之為夫婦者於此取則焉語兄弟則極
其愛而天下之為兄弟者於此取則焉以至
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之發無不極其義
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
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之所建福之所
集也人君集福於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
福以與庶民使人人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
當時之民亦皆於君之極與之保守不敢失

書傳音釋 卷四

庚

墜所謂錫保也言皇極君釋音傳標卑遙反未
民所以相與者如此也也別筆列反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淫朋邪黨也人有位之人比德私相比附也
言庶民與有位之人而無淫朋比德者惟君
為之極而使之有所取正耳釋音經比毗傳重
重言君不可以不建極也至反

用反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
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
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此言庶民也有猷有謀慮者有為有施設者
有守有操守者是三者君之所當念也念之

者不忘之也帝念哉之念不協于極未合於善也不罹于咎不陷於惡也未合于善不陷於惡所謂中人也進之則可與為善棄之則流於惡君之所當受也受之者不拒之也歸斯受之也見於外而有安和之色發於中而有就德之言汝於是則錫之以福而是人斯其好德之極矣福者爵祿之謂或曰錫福即上惟皇之福錫民之福非自外來也曰祿亦福也文斂福錫民之福而言此則為福之一端而發苟謂非祿之福則於下文于其無好音經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為不通矣釋音經

無虐熒獨而畏高明

熒獨庶民之至微者也高明有位之尊顯者也各指其甚者而言庶民之至微者有善則

書傳音釋 卷四

三

當勸勉之有位之尊顯者有不善則當懲戒之此結上章而起下章之義

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

既富方穀汝弗能使用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此言有位者也有能有材智者羞進也使進其行則官使者皆賢才而邦國昌盛矣正人者在官之人如康誥所謂惟厥正人者富祿之也穀善也在官之人有祿可仰然後可責其為善虞祿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則是人將陷於罪戾矣於其不好德之人而與之以祿則為汝用咎惡之人也此言祿以與賢不可及惡德也必富之而後責

其善者聖人設教欲釋經行胡孟反好傳仰
中人以上皆可能也釋經去聲下同

反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
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

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

有極

偏不中也陂不平也作好作惡好惡加之意
也黨不公也反倍常也側不正也偏陂好惡
已私之生於心也偏黨反側已私之見於事
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皇極之所由行也
蕩蕩廣遠也平平平易也正直不偏邪也皇
極正大之體也遵義遵道遵路會其極也蕩

書傳音釋

卷四

辛

蕩平平正直歸其極也會者合而來也歸者
來而至也此章蓋詩之體所以使人吟咏而
得其情性者也夫歌詠以協其音反復以致
其意戒之以私而懲創其邪思訓之以極而
感發其善性諷詠之間恍然而悟悠然而得
忘其傾斜狹小之念達乎公平廣大之理人
欲消慮天理流行會極歸極有不知其所以
然而然者其功用深切與周禮大師教以六
詩者同一機而尤要者也後世此意不置釋經
傳皇極之道其不於天下也宜哉釋經
陂音祕古文作頗唐立宗以此句韻獨不協
因周易泰卦无平不陂釋文陂字亦有頗音
遂下詔改無頗為無陂今按頗陂二字皆從
皮古字多通用但須改音不必改字也好惡
並去聲蕩待期傳扶復音腹下章同六詩即
反平叶蒲眠反傳扶復音腹下章同六詩即
要六義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曰起語辭敷言上文敷衍之言也言人君以極之理而反復推衍為言者是天下之常理是天下之大訓非君之訓也天之訓也蓋理出乎天言純乎天則天之言矣此贊敷言之妙如此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光者道德之光華也天子之於庶民性一而已庶民於極之敷言是訓是行則可以近天子道德之光華也曰者民之辭也謂之父母者指其恩育而言親之意謂之王者指其君長而言尊之意言天子恩育君長乎我者如此其至也言民而不言人者舉小以見

書傳音釋

卷四

三

大音經近巨長上聲見也釋經斬反傳形旬反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

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克治友順變和也正直剛柔三德也正者無邪直者無曲剛克柔克者威福子奪抑揚進退之用也彊弗友者彊梗弗順者也變友者和柔委順者也沈潛者沈深潛退不及中者也高明者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也蓋習俗之偏氣稟之過者也故平康正直無所事乎矯拂無為而治是也彊弗友剛克以剛克剛也變友柔克以柔克柔也沈潛剛克以剛克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剛也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也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三德于民所以納天下民俗於皇極者蓋如此

音經

變悉協反

傳

治平聲子音與亢音杭而治去聲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

威玉食

福威者上之所以御下玉食者下之所以奉上也曰惟辟者戒其權不可下移日無有者戒其臣不音辟必**傳**可上去聲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頗不平也僻不公也僭踰忒過也臣而僭上之權則大夫必害于而家諸侯必凶于而國有位者固側頗僻而不安其分小民者亦僭忒而踰越其常甚言人臣僭上之患如此

書傳音釋

卷四

三

音經

頗陸音普禾反或云與破通音秘說見前僻匹益反忒惕德反

傳分扶問反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稽考也有所疑則卜筮以考之龜曰卜著曰筮著龜者至公無私故能紹天之明卜筮者亦必至公無私而後能傳著龜之意必音擇是人而建立之然後使之下筮也音**傳**著升脂反蒿屬用之以筮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

此卜兆也雨者如雨其兆為水霽者開霽其兆為火蒙者蒙昧其兆為木驛者絡驛不屬其兆為金克者交錯有音**傳**絡驛古字通用相勝之意其兆為土音**傳**落驛乃通也但今人釋絡驛為不絕之貌而孔傳乃云不連屬義殊乖異孔疏釋為稀疎之意不云

傅會之辭耳又引王肅云霍驛消滅鄭玄云色澤光明亦皆未見所據按史記驛作涕註云涕音亦尙書作圍索隱引孔傳云路驛下連續是涕泣相連之狀蓋後人傳寫之誤以下爲不也屬音燭

日貞曰悔

此占卦也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左傳蠱之貞風其悔山是也又有以遇卦爲貞之卦爲悔國語貞屯悔晉釋經梅字本作傳蠱之貞風見豫皆入是也釋經糾呼內反傳信公十五年貞屯悔豫見晉語沙隨程氏曰晉公子重耳筮歸國遇貞屯悔豫皆入蓋初與四五凡三爻變也初與五用九變四用六變其不變者二三上在兩卦皆爲入故云皆入國語韋昭註亦內外卦之說與蔡傳不合

書傳音釋

卷四

三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凡七雨霽蒙驛克貞悔也卜五雨霽蒙驛克也占二貞悔也衍推忒過也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凡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舊說卜有玉兆瓦兆原兆筮有連藏歸藏周易者非是謂之三人非三釋傳三兆三易見卜筮也周禮卜人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

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

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

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
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稽疑以龜筮爲重人與龜筮皆從是之謂大
同固吉也人一從而龜筮不違者亦吉龜從
筮逆則可作內不可作外內謂祭祀等事外
謂征伐等事龜筮共違則可靜不可作靜謂
守常作謂動作也然有龜從筮逆而無筮從
龜逆者龜尤聖人所重也故禮記大事卜小
事筮傳謂筮短龜長是也自夫子贊易
極著著卦之德著重而龜書不傳云

傳謂上
柱戀反

書傳音釋

卷四

書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
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

徵驗也廡豐茂所驗者非一故謂之庶徵雨
暘燠寒風各以時至故曰時也備者無缺少
也敘者應節候也五者備而不失其敘庶草
且蕃廡矣則其他可知也兩屬水暘屬火燠
屬木寒屬金風屬土吳仁傑曰易以坎爲水
北方之卦也又曰雨以潤之則雨爲水矣離
爲火南方之卦也又曰日以烜之則暘爲火
矣小明之詩首章云我征徂西二月初吉三
章云昔我往矣日月方燠夫以二月初吉三
燠之爲春爲木明矣漢志引狐突金寒之爲
顏師古謂金行在西故謂之寒則寒之爲秋
爲金明矣又按稽疑以雨屬水以霽屬火霽
暘也則庶徵雨之爲水暘之爲火類例抑又
甚明蓋五行乃生數自然之敘五事則本於

五行庶徵則本於五事其條理次第音釋經音
相為貫通有秩然而不可紊亂者也釋經音
煩庶罔甫反古文蕃廡之廡但作無音武而
有無之無但作无與亡後人既以無為有無
之無故書經今文加广以別之廡乃堂下周
室之名音同而義則非矣說文作無註引書
作庶草繁無無即無字後人省傳應去聲屬
兩木為四點也當從說文為是傳如字炬火
遠反夫音扶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極備過多也極無過少也唐孔氏曰雨多則
澇雨少則旱是極備亦凶極無亦凶餘準是
音釋傳澇郎到反水淹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

書傳音釋 卷四

三

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

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

風若

狂妄僭差豫怠急迫蒙昧也在天為五行在
人為五事五事修則休徵各以類應之五事
失則咎徵各以類應之自然之理也然必曰
某事得則某休徵應某事失則某咎徵應則
亦膠固不通而不足與語造化之妙矣天人
之際未易言也失得之幾應感之微非知道
者孰能置釋經哲之列反下從傳應去聲下
識之哉釋經日恆胡登反傳同幾音機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歲月日以尊卑為徵也王者之失得其徵以
歲卿士之失得其徵以月師尹之失得其徵

以日蓋雨暘燠寒風五者之休咎有係一歲之利害有係一月之利害有係一日之利害各以其大釋經省悉小言也井反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用平康

歲月日三者雨暘燠寒風不失其時則其效如此休徵所感也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用微家用不寧

日月歲三者雨暘燠寒風既失其時則其害如此咎徵所致也休徵言歲月日者總於大歲者著其小也

書傳音釋卷四

美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民之麗乎土猶星之麗乎天也好風者箕星好雨者畢星漢志言軫星亦好風意者星宿皆有所好也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是也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北赤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為九行也日極南至於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於東井則為夏至於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為春秋分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至有冬有夏也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入于畢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民不言省者庶民之休咎係乎上人之得

失故但以月之從星以見所以從民之欲者
如何爾夫民生之眾寒者欲衣飢者欲食
寡孤獨者之欲得其所以然星雖有好風雨
士師尹近民者之責也然星雖有常以月之
之異而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所以常職而
常行而從星之異好以卿士師尹之常職而
從民之異欲則其從民者非所以徇民矣言
日月而不言歲者有冬有夏所以成歲功也
言月而不言日者從
星惟月為可見耳
反以見形句反夫
音扶近巨謹反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

五曰考終命

人有壽而後能享諸福故壽先之富者有廩
祿也康寧者無患難也攸好德者樂其道也

書傳音釋

卷四

三

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
以福之急緩為先後
釋音聲好去傳難去聲
樂音洛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

惡六曰弱

凶者不得其死也短折者橫夭也禍莫大於
凶短折故先言之疾者身不安也憂者心不
寧也貧者用不足也惡者剛之過也弱者柔
之過也以極之重輕為先後五福六極在君
則係於極之建不建在民人則由
於訓之行不行之感應之理微矣
列二反按陸氏有二音一音時設反則音如
喉舌之舌一音之舌反則音如浙江之浙又
曲禮但音市設反則橫戶孟反
陸意以前音為正矣
傳天於兆反

旅夔

書傳音釋

卷四

彙

西旅貢葵召公以為非所當受作書以
 戒武王亦訓體也因為以旅葵名篇今文
 無古音經葵牛刀反朱子語錄云旅葵
 文有釋諄告之作武王已八十餘歲矣而
 太保諄諄告之與教小兒相似若自後
 世言之為非所宜言不尊君矣按五峰
 胡氏皇王大紀以旅葵為成王時書今
 二篇中有用訓于王之語必非告武王
 也考書中言訓于王者三伊訓則伊尹
 告太甲高宗彤日則祖己告祖庚旅葵
 則召公告成王皆以老臣告少主故史
 氏直書曰訓若傳說告高宗則不曰訓
 矣且太甲歸亳之後成王即政之餘雖
 伊尹周公亦不言訓豈有召公告九十
 之武王而史氏乃書曰訓乎又武王崩
 周公為師召公為保以輔成王時周召
 未為師保也師保之官必用耆舊故武
 王以太公為師召公年少於武王在武

王時必不為太保也人但見篇首有克
 商通道之語遂以為武王之書武王克
 商才六年而崩遠國來朝正在成王時
 如肅慎越裳皆是也當從胡氏說移篇
 次於金縢之後則朱子所謂諄諄
 諄如教小兒者亦可無疑矣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葵太
 保乃作旅葵用訓于王

九夷八蠻多之稱也職方言四夷八蠻爾雅
 言九夷八蠻但言其非一而已武王克商之
 後威德廣被九州之外蠻夷戎狄莫不梯山
 航海而至曰通道云者蓋蠻夷來王則道路
 自通非武王有意於開四夷而斥大境土也
 西旅西方蠻夷國名犬高四尺曰葵按說文
 曰犬知人心可使者公羊傳曰晉靈公欲殺
 趙盾盾階階而走靈公呼葵而屬之葵亦階

階而從之則斃能曉解人意猛而善搏人者
異於常犬非特以其高大也太保召公奭也
史記云與周同姓姬音直傳音杭航音杭傳柱戀反
氏此旅葵之本序音直傳音杭航音杭傳柱戀反
之盾異音趙宣子名躒丑略反何休註躒猶
超遽不暇以次見宣公五年呼去聲屬音燭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
物惟服食器用

謹德蓋一篇之綱領也方物方土所生之物
明王謹德四夷咸賓其所貢獻惟服食器用
而已言無異物也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
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書傳音釋

卷四

堯

昭示也德之致謂上文所貢方物也昭示方
物于異姓之諸侯使之無廢其職分寶玉于
同姓之諸侯使之益厚其親如分陳以肅慎
氏之矢分魯以夏后氏之璜之類王者以其
德所致方物分賜諸侯故諸侯亦音直經音直易以
不敢輕易其物而以德視其物也音直經音直易以
分陳以肅慎氏之矢事見國語此昭德之
傳致也分魯以夏后氏之璜音黃美玉名事
見左傳定公四年此分寶玉也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

罔以盡其力

德盛則動容周旋皆中禮然後能無狎侮之
心言謹德不可不極其至也德而未至則未
免有狎侮之心狎侮君子則色斯舉矣彼必
高蹈遠引望望然而去安能盡其心狎侮小

人雖其微賤畏威易役然至音經經盡子忍傳
愚而神亦安能盡其力哉音經經反下同傳
中去聲盡其心詳經文盡人心指眾人而言
盡其力則但指小人而言蔡氏并上句易為
盡其心恐非經
意易以歧反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貞正也不役於耳目之所音傳傳好去
好百為之度惟其正而已音傳傳聲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玩人即上文狎侮君子之事玩物即上文不
役耳目之事德者己之所得志者心之所之
音經經喪去聲音傳傳狎侮君子詳狎侮小人亦玩
人之事不當獨言君子也

志以道壹言以道接

書傳音釋卷四 罕

道者所當由之理也己之志以道而壹則不
至於妄發人之言以道而接則不至於妄受
存乎中者所以應乎外制乎外者所音傳傳應
以養其中古昔聖賢相授心法也音傳傳去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

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

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孔氏曰遊觀為無益奇巧為異物蘇氏曰周
穆王得白狼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此章凡
三節至所寶惟音經經畜許音傳傳觀古玩反穆
賢則益切至矣音經經六反音傳傳王事見史記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

九仞功虧一簣

或猶言萬一也呂氏曰此卽謹德工夫或之一字故有意味一暫止息則非謹德矣矜於持之矜八尺曰仞細行釋音經行胡孟反累力一簣指受爨而言也釋音經行胡孟反累力

允迎茲生民保房居惟乃世王

信能行此則生民保其居而王業可永也蓋人主一身實萬化之原苟於理有毫髮之不盡卽遺生民無窮之害而非創業垂統可繼之道矣以武王之聖召公所以警戒之者如此後之人君可不釋音遺去深思而加念之哉釋音傳遺去

金滕

武王有疾周公以王室未安殷民未服根本易搖故請命三王欲以身代武王

書傳音釋

卷四

望

之死史錄其冊祝之文并敘其事之始未合爲一篇以其藏於金滕之匱編書者因以金滕名篇今古文皆有○唐孔氏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敘將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記卜吉及王病瘳之事也自武王既喪已下記周公被流言居東及成王迎歸之事也釋音

經

滕徒

屏卑登反

傳正反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記年見其克商之未釋音傳見形久也弗豫不悅豫也釋音傳見形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

二公太公召公也李氏曰穆者敬而有和意穆卜猶言共卜也愚謂古者國有大事卜則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
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
先王亦永有依歸

言武王乃受命於上帝之庭布文德以佑助
四方用能定爾子孫於下地使四方之民無
不敬畏其任大其責重未可以死故又歎息
申言三王不可墜失天降之寶命庶先王之
祀亦永有所賴以存也寶命即帝
庭之命也謂之寶者重其事也
乃者因事之辭言三王因我之請乃請命于
上帝敷佑四方之民俾武王無死而撫綏之
則天下安而子孫亦定矣三王在天之靈能
保定其下地子孫則四方皆敬畏三王矣詳
帝庭二字知言三王無疑蓋三王之靈在天
故可請命帝庭武王乃下地子孫豈能受命

書傳音釋

卷四

器

上帝之庭哉末言使武王不喪則天命不墜
先王亦有廟祀之可依又申言上文護佑不
子之責也

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
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即就也歸俟爾命俟武王之安也屏藏也屏
璧與珪言不得事神也蓋武王喪則周之基
業必墜雖欲事神不可得也其稱爾稱我無
異人子之在膝下以語其親者此亦終身慕
父母與不死其親之釋音屏卑傳即就也即
意以見公之達孝也釋音屏卑傳即就也即
與虞書命于元龜同謂令之於龜也即
字當訓為即時之意語去聲見形旬反

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

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三龜者三人所卜之龜也習重也謂三龜之兆一同開籥見卜兆之書乃晉經籥與鑰通卽今鎖也馬氏註并是吉釋經云籥者藏卜兆書之管按鄭玄易緯註齊魯之間名門戶及藏物之管曰籥周禮管鑰左傳北門之管亦皆訓籥如黃鍾之龠容千二百黍卽黃鍾之律管長九寸者也鎖形如管籥空中以受鑰故或名管或名籥又籥字從竹以形如竹管也鑰字從金以金爲之也蓋鑰是鎖筒鑰是鎖須指鎖中以搏鑰者卽今鎖匙也禮記月令註誤以籥爲搏鑰器故禮記疏及周禮疏皆承其誤今詳辯于此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書傳音釋 卷四 翌

體兆之體也言視其卜兆之吉王疾其無所害我新受三王之命而永終是圖矣茲攸俟者卽上文所謂歸俟也一人武王也言三王能念我武王使之安也詳此言新命于三王不言新命于天以見果釋傳兆之體周禮太非謂天責取武王也釋傳兆之體周禮太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又占人云凡卜筮君占體註謂兆象也見形句反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冊祝冊也匱藏卜書之匱金縢以金緘之也翼日公歸之明日也瘳愈也按金縢之匱乃周家藏卜筮書之物每卜則以告神之辭書於冊既卜則納冊於匱而藏之前後卜皆如此故前周公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者啟此匱也後成王遇風雷之變欲卜啟金縢者亦啟此匱也蓋卜筮之物先王不敢褻故金縢其匱而藏之非周公始爲此匱藏此冊

祝爲後來晉傳以金緘之按金謂鎖也卽所
自解計也釋傳謂籥也王鄭註云籥東也詩
緘籥註云緘繩也籥約也又綠籥註云籥繩
也廣雅亦云籥繩也蓋藏書之匱金以鑰之
籥以緘之二者兼用故謂之金籥所以致其
固也金不可爲籥籥無取於金孔傳云緘之
以金而蔡傳因之義殊未安也前啟籥見書
乃視卜兆吉凶之書此金籥之匱乃藏國有
大事穆卜冊祝之書視兆之書占人掌之但
籥而已卜冊之書藏在宗廟之中旣金而又
籥啟之則必王與大夫皆弁也祝爲去聲

武王旣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
不利於孺子

管叔名鮮武王弟周公兄也羣弟蔡叔度霍
叔處也流言無根之言如水之流自彼而至

書傳音釋

卷四

異

此也孺子成王也商人兄死弟立者多武王
崩成王幼周公攝政商人固已疑之又管叔
於周公爲兄尤所覬覦故武庚管蔡流言於
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公也史氏言管叔
及其羣弟而不及武庚者釋音經武王旣喪按
所以深著三叔之罪也王已巳歲卽位至十三年辛巳克商壬午有
疾而瘳又三年乙酉冬十一月崩年九十三
成王方傳覲覲音
十三歲冀俞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辟讀爲避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蔡流言辟
居東都是也漢孔氏以爲致辟于管叔之辟
謂誅殺之也夫三叔流言以公將不利於成
王周公豈容遽興兵以誅之耶且是時王方
疑公公將請王而誅之耶將自誅之也請之
固未必從不請自誅之亦非所以爲周公矣

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言我不避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下也公豈自爲身計哉亦盡音傳傳柱戀反辟居上音避其忠誠而已矣音傳致辟音闕下同夫音扶弗辟音避自爲去聲按朱子語錄前後不同朱子詩傳鴟鴞篇亦不用鄭說故今世經師多從孔傳蓋謂成王幼冲周公身任安危之寄豈可避小嫌而輕去哉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居東居國之東也鄭氏謂避居東都未知何據孔氏以居東爲東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爲誰二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爲管蔡斯得者遲之之辭也

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

誚公

書傳音釋 卷四

罍

鴟鴞惡鳥也以其破巢取卵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室也誚讓也上文言罪人斯得則是時成王之疑十音釋經鴟處脂反鴞于卑已去其四五矣音釋矯反誚才笑反音傳履反音北邁反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

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

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

王與大夫盡弁以發金縢之書將卜天變而偶得周公冊祝請命之說也孔氏謂二公倡王啟之者非是按秋大熟係于二年之後則成王迎周公之歸蓋二年秋也東山之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之非東征明矣蓋周公居東二年成王因風雷之變既親迎

以歸三叔懷流言之罪遂脅武庚以叛成王命周公征之其東征往反首尾又自三年矣

釋音 穫胡郭反盡在忍反 傳 倡音唱脅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

句 我勿敢言

周公卜武王之疾二公未必不知之周公册祝之文二公蓋不知也諸史百執事蓋卜筮執事之人成王使卜天變者即前日周公使卜武王疾之人也二公及成王得周公是以為功之說因以問之故皆謂信有此事已而歎息言此實周公之命而我勿敢言爾孔氏謂周公使之 釋音 噫於其反勿道者非是 釋音 其反

王執書以泣日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子

書傳音釋 卷四 巽

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

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新當作親成王啟金滕之書欲卜天變既得公册祝之文遂感悟執書以泣言不必更卜昔周公勤勞王室我幼不及知今天動威以明周公之德我小子其親迎公以歸於國家禮亦宜也按鄭氏詩傳成王既得金滕之書親迎周公鄭氏學出於伏生而此篇則伏生所傳當以親為正親誤作親也 釋音 戀反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

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國外曰郊王出郊者成王自往迎公即上文所謂親逆者也天乃雨反風感應如此之速

洪範庶徵孰謂其不可信哉又按武王疾瘳四年而崩羣叔流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既得成王迎周公以歸凡六年事也編書者附于金縢之末以見請命事之首末金縢書之顯晦釋音傳見形也旬反

大誥

武王克殷以殷餘民封受子武庚命三叔監殷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三叔流言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位居東後成王悟迎周公歸三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東征以討之大誥天下書言武庚而不言管叔者為親者諱也篇首有大誥二字編書者因以名篇今古文皆有○按此篇誥語多主卜言如曰寧王遺我大寶龜曰朕卜并吉日子得吉卜曰王害不違卜曰寧王惟卜

書傳音釋

卷四

兪

用曰矧亦惟卜用曰予曷其極卜曰矧今卜并吉至於篇終又曰卜陳惟若茲意邦君御事有曰艱大不可征欲王違卜故周公以討叛卜吉之義與天命人事之不可違者音曷復反復誥諭之也釋音傳為去聲遺去聲害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厯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猷發語辭也猶虞書咨嗟之例按爾雅猷訓最多曰謀曰言曰已曰圖未知此何訓也弔恤也猶詩言不弔昊天之日言我不為天所恤降害於我周家武王遂喪而不少待也冲

人成王也。歷歷數也。服五服也。哲明哲也。格物之格言。大思我幼冲之君。嗣守無疆之業。弗能造明哲以導民於安康。是人事。且有所未至。而况言其能格知天命乎。釋音

經

弔如字。朱子語錄云。書中弗弔字。只如字。讀言不見。閱弔于上天也。造如字。又七到反。

已子惟小子若涉淵水。子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于不敢閉于天降威

用

已承上語。辭已而有不能已之意。若涉淵水者。喻其心之憂懼。求朕攸濟者。冀其事之必成。敷布賁飾也。敷賁者。修明其典章法度。敷前人受命者。增益開大前王之基業。若此者。

書傳音釋

卷四

辛

所以不忘武王安天下之大功也。今武庚不靖。天固誅之。子豈敢閉抑天之威用而不行。討音 **經** 賁彼義反。用朱子語錄。平。 **釋** 從王荆公讀屬下句。

帝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

帝王武王也。下文又曰。帝考蘇氏曰。當時謂武王為靈王。以其克殷而安天下也。蠢動而無知之貌。靈王遺我大寶龜者。以其可以紹介天明。以定吉凶。曩嘗即龜所命。而其兆謂將有大艱難之事于西土。西土之人亦不安。靜是武庚未叛之時。而龜之兆蓋已預告矣。及此果蠢蠢然而動。其卜可驗如此。將言下女伐殷。卜吉之事。故先發此以見卜之不可違。音 **經** 遺去。 **傳** 曩乃黨反。曩也。見形甸反。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
康曰子復反鄙我周邦

腆厚誕大敘緒疵病也言武庚以小厚之國
乃敢大紀其既亡之緒是雖天降威于殷然
亦武庚知我國有三叔疵隙民心不安故置
敢言我將復殷業而欲反鄙邑我周邦也釋
經他典反傳緒象呂反鄙邑左傳子產曰
疵才支反鄭鄙邑也子展曰鄙我是欲
註云楚欲以鄭為鄙邑華元曰過我
不假道鄙我也註云以我比其邊鄙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子翼以于救寧武圖
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于往救撫武繼也謂今武庚蠢動今之明日
民之賢者十夫輔我以往撫定商邦而繼嗣

書傳音釋 卷四

至

武王所圖之功也大事戎事左傳云國之大
事在祀與戎休美也言知我有戎事休美者
以朕卜三龜而并吉也按上文即命曰有大
艱于西土蓋卜於武王方崩之時此云朕卜
并吉乃卜於將伐武庚之
日先儒合以爲一誤矣釋經救緜婢反音
聲傳武繼以繼訓武雖本爾雅然謂救安商
邦而繼武王於一句文義破碎不如孔
傳云救安武事或云寧武
謂武王猶稱寧考武王也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

卜子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此舉嘗以卜吉之故告邦君御事往伐武庚
之詞也肆故也尹氏庶官之正也殷逋播臣
者謂武庚及其羣臣
本逋亡播遷之臣也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專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此舉邦君御事不欲征欲王違卜之言也邦君御事無不反曰艱難重大不可輕舉且民不靜雖由武庚然亦在於王之宮邦君之室謂三叔不睦之故實兆豐端不可不自反害曷也越我小子與父老敬事者皆謂不可征王曷不違卜而勿征乎

傳
費許刃反

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卬自恤義

書傳音釋 卷四

至

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苾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造為卬我也故我冲人亦永思其事之艱大歎息言信四國蠢動害及鰥寡深可哀也然我之所為皆天之所役使今日之事天實以其甚大者遺於我之身以甚艱者投於我之身於我冲人固不暇自恤矣然以義言之於爾邦君於爾多士及官正治事之臣當安我曰無勞於憂誠不可不成武王所圖之功相與戮力致討可也此章深責邦君御事之避音經遺去聲卬五剛反朱子語錄云卬卽事釋經我字沈存中謂秦語平音故謂之卬

苾音
傳
治平聲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

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
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不丕基

卜伐武庚而吉是上帝命伐之也上帝之命其敢廢乎昔天眷武王由百里而有天下亦惟卜用所謂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是也今天相佑斯民避凶趨吉况亦惟卜是用也上而先王下而小民莫不用卜而我獨可廢卜乎故又歎息言天之明命可畏如此是蓋輔成我不丕基業其可違也天
釋音經相去
明即上文所謂紹天明者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
天閱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
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
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
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書傳音釋

卷四

五

當時邦君御事有武王之舊臣者亦憚征役上文考翼不可征是也故周公專呼舊臣而告之曰爾惟武王之舊人爾大能遠省前日之事爾豈不知武王若此之勤勞哉闕者否閉而不通茲者艱難而不易言天之所以不閉艱難國家多難者乃我成功之所在我不敢不極卒武王所圖之事也化者化其固滯誘者誘其順從棐輔也寧人武王之大臣當時謂武王為寧王因謂武王之大臣為寧人也民獻十夫以為可伐是天輔以誠信之辭考之民而可見矣我曷其不於前寧人而圖功所終乎勤毖我民若有疾者四國勤毖我民如人有疾必速攻治之我曷其不於前寧人所受休美而畢之乎按此三節謂不可不

卒終畢寧王寧人事功休美之意言音省
寧人則舊人之不欲征者亦可愧矣釋息
井反闕傳呼去聲否部鄙反下
音秘傳同多難去聲治平聲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
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
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子有後弗棄基肆子
曷敢不越卽救寧王大命

昔前日也猶孟子昔者之昔若昔我之欲往
我亦謂其事之難而日思之矣非輕舉也以
作室喻之父既底定廣狹高下其子不肯爲
之堂基况肯爲之造屋乎以耕田喻之父既
反土而菑矣其子乃不肯爲之播種况肯俟
其成而刈穫之乎考翼父敬事者也爲其子

書傳音釋

卷四

音

者如此則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嗣弗棄我之
基業乎蓋武王定天下立經陳紀如作室之
底法如治田之既菑今三監叛亂不能討平
以終武王之業則是不肯堂不肯播况望其
肯構肯穫而延縣國祚於無窮乎武王在天
之靈亦必不肯自謂其有後嗣而不棄墜其
基業矣故我何敢不及我身之存以撫存武
王之大命乎按此三節申喻不可不終武功
之意釋爾雅註始去草也傳肯爲同治平
聲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民養未詳蘇氏曰養廝養也謂人之臣僕大
意言若父兄有友攻伐其子爲之臣僕者其
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父兄以喻武王友以
喻四國子以喻百姓民養以喻邦君御事今

王之四國毒害百姓而邦君臣僕乃憚於征
役是長其患而不救其可哉此言民被四國
之害不可不救音傳音斯役也漢書廩養卒
救音援之意音傳音廩音炊音烹音曰音養音長

聲上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
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
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
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肆放也欲其舒放而不畏縮也爽明也爽厥
師之爽桀皆德湯伐之故言爽師受昏德武
王伐之故言爽邦言昔武王之明大命於邦
皆由明智之士亦惟亂臣十人蹈知天命及

書傳音釋

卷四

壘

天輔武王之誠以克商受爾於是時不敢違
越武王法制憚於征役矧今武王死天降禍
於周首大難之四國大近相攻於其室事危
勢迫如此爾乃以為不可征爾亦不知天命
之不可違越矣此以今昔互言責邦君御事
之不知天命按先儒皆以十人為十夫然十
夫民之賢者爾恐未可以為迪知帝命未可
以為越天棐忱所謂迪知者蹈行眞知之詞
也越天棐忱天命已歸之詞也非亂臣昭武
王以受天命者不足以當之况君爽之書周
公歷舉號叔閔天之徒亦曰迪知天威於受
殷命亦曰若天棐忱詳周公前後所言則十
人之為亂臣音釋音經音易音夷音益音難音去
又何疑哉音釋音經音反音下同音傳音聲音

子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子曷敢不終朕畝
天亦惟休于前寧人

天之喪殷若農夫之去草必絕其根本我何
敢不終我之田畝乎我之所以終畝者是天
亦惟欲休美首傳去上
於前寧人也釋聲

子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
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

茲

我何敢盡欲用卜敢不從爾勿征蓋率循寧
人之功當有指定先王疆土之理卜而不吉
固將伐之况今卜而并吉乎故我大以爾東
征天命斷不僭差卜之所陳蓋如此按此篇
專主卜言然其上原天命下述得人往推寧
王寧人不可不戒之功近指成王邦君御事
不可不終之責諄諄乎民生之休戚家國之
興喪懇惻切至不能自已而反復終始乎卜
之一說以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以定
天下之業非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孰能
與於釋傳斷都玩反下同復音
此哉釋傳腹知音智與去聲

書傳音釋

卷四

羹

微子之命

微國名子爵也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
於宋以奉湯祀史錄其誥命以爲此篇
古文無
古文有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

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元子長子也微子帝乙之長子紂之庶兄也
崇德謂先聖王之有德者則尊崇而奉祀之
也象賢謂其後嗣子孫有象先聖王之賢者
則命之以主祀也言考古制尊崇成湯之德

以微子象賢而奉其祀也禮典禮物文物也
修其典禮文物不使廢壞以備一王之法也
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
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徵也殷之典
禮微子修之至孔子時已不足徵矣故夫子
惜之賓以客禮遇之也振鷺言我客展止左
氏謂宋先代之後天子有事幡焉有喪拜焉
者也呂氏曰先王之存爲子孫害成王命
滅人之國惟恐苗裔之與國戚休永世無
微子方且撫助愛養欲其與國戚休永世無
窮公平廣大氣釋音傳喪平聲見僖公二十四
象於此可見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
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書傳音釋 卷四

垂

齊肅也齊則無不敬聖則無不通廣言其大
淵言其深也誕大也皇天眷佑誕受厥命即
伊尹所謂天監厥德用集大命者撫民以寬
除其邪虐即伊尹所謂代虐以寬北民允懷
者功加于時言其所及者眾德垂後裔言其
所傳者遠也後裔即微子也此崇德之意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

子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祇協庸建

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猷道令善聞譽也微子踐履修舉成湯之道
舊有善譽非一日也恪敬也恪謹克孝肅恭
神人指微子實德而言抱祭器歸周亦其一
也篤厚也我善汝德曰厚而不忘也歆饗庸
用也王者之後稱公故曰上公尹治音經踐
也宋亳在東故曰東夏此象賢之意釋經慈

演反令去聲聞音問
歆虛金反夏亥雅反
又與微子篇傳
不協矣治平聲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
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子一人世世
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斃

此因戒勉之也服命上公服命也宋王者之
後成湯之廟當有天子禮樂慮有僭擬之失
故曰謹其服命率由典常以戒之也弘大律
範毗輔式法斃厥也即詩言在此無斃之意
○林氏曰偏生於僭僭生於疑非疑無僭非
僭無偏謹其服命遵守典常有偏僭之過
哉魯實侯爵乃以天子禮樂祀周公亦既不
謹矣其後遂用於羣公之廟甚至季氏僭入

書傳音釋

卷四

堯

俗三家僭雍徹其原一開末流無所不至成
王於宋謹慎如此必無賜周公以天子禮樂
之事豈周室既衰魯竊僭用音釋經
託為成王之賜伯禽之受乎釋經毗煩脂反
數音傳上公服命孔傳云祖服命數孔疏云
亦於康誥明乃服命但釋云所行之
命反似明直也偏與逼通雍於容反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歎息言汝往之國當休美其政
而無廢棄我所命汝之言也
釋音經毋通

康誥

康叔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武王誥命為
衛侯今古文皆有○按書序以康誥
為成王之書今詳本篇康叔於成王為
叔父成王不應以弟稱之說者謂周公

書傳音釋

卷四

堯

以成王命誥故曰弟然既謂之王若曰

則爲成王之言周公何遽自以弟稱之

也且康誥酒誥梓材三篇言文王者非

一而略無一語以及武王何耶說者又

謂寡兄最爲稱武王尤爲非義寡兄云

者自謙之辭寡德之稱苟語他人猶之

可也武王爲寡兄而告其弟乎或又謂

得也武王爲寡兄而告其弟乎或又謂

康叔在武王時尙幼故不得封然康叔

武王同母弟武王尙幼不可封乎

安有九十之兄同母弟尙幼不可封乎

且康叔文王之子叔虞成王之弟周公

東征叔虞已封於唐豈有康叔得封反

在叔虞之後必無是理也又按汲冢周

書克殷篇言王卽位於社南羣臣畢從

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封禮召公奭贊

采師尙父牽牲史記亦言衛康叔封布

茲與汲書大同小異康叔在武王時非

幼亦明矣特序書者不知康誥篇首四

十八字爲洛誥脫簡遂因誤爲成王之

誥酒誥梓材篇次當在金縢之前

康叔孔傳云康圻內國名叔封字也此

以管蔡霍例之也鄭立以康爲諡號應

平聲稱平聲下同苟語去聲下同從才

用反奉音捧采事也按今世所傳汲冢

周書克殷篇云王入卽位於社太卒之

左召公奭贊采師尙父牽牲乃命召公

釋箕子之囚命原公衛叔出百姓之囚

與蔡氏所引不同布茲史記周紀註茲

者藉席之名索隱云茲一作苙公明草

也言茲舉成器爾雅釋器云苙謂之茲

註引公羊傳屬負茲者蓐席也荀子

正論篇註龍茲卽龍須席也又史記齊

世家亦有此數語云

衛康叔封布采席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
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
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三月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也始生魄十六日也百工百官也土說文曰事也詩曰勿士行枚呂氏曰斧斤版築之事亦甚勞矣而民大和會悉來赴役即文王作靈臺庶民子來之意蘇氏曰此洛誥之文
釋經見形
當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王武王也孟長也言為諸侯之長也封康叔名舊說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者非是
釋

傳長上聲下同

書傳音釋

卷四

卒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左氏曰明德謹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謂謹罰務去之謂明德謹罰一篇之綱領不敢侮鰥寡以下文王明德謹罰也汝念哉以下欲康叔明德也敬明乃罰以下欲康叔謹罰也爽惟民以下欲其以德行罰也封敬哉以下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終則以天命殷
釋傳左氏曰明德慎罰見成公二年去上聲

不敢侮鰥寡庸祗威顯民用肇造我區

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

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

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

鰥寡人所易忽也於人易忽者而不忽焉以見聖人無所不敬畏也即堯不虐無告之意論文王之德而首發此非聖人不能也庸用也用其所當用敬其所當敬威其所當威言文王用能敬賢討罪一聽於理而已無與焉故德著於民用始造我區夏及我一二友邦漸以修治至罄西土之人怙之如父冒之如天明德昭升聞于上帝帝用休美乃大命文王殪滅大殷大受其命萬邦萬民各得其理莫不時敘汝寡德之兄亦勉力不怠故爾小子封得以此東土也吳氏曰殪戎殷武王之事也此稱文王者武王不敢以為己之功也○又按東土云者武王克商分紂城朝歌以北為邶南為鄘東為衛意邶鄘為武庚之封而衛即康叔也漢書言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似地相比近之辭然不可考矣

書傳音釋

卷四

空

釋經 夏亥雅反聞如字 **傳** 見形旬反與去聲

反比毗
至反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祇遘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此下明德也通述衣服也今治民將在敬述文考之事繼其所聞而服行文王之德言也往之國也宅心處心也安汝止之意知訓知所以訓民也由行也曰保乂曰知訓曰康保經緯以成文爾武王既欲康叔祇遘文考又欲敷求商先哲王又丕遠惟商考成人又別

聞由古先哲王近述諸今遠稽諸古不一而
足以見義理之無盡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
行以畜其德弘者廓而大之也天者理之所
從出也康叔博學以聚之集義以生之真積
力久眾理該通此心之天理之所從出者始
恢廓而有餘用矣若是則心廣體胖動無違
禮斯能不廢在王之命也○呂氏曰康叔愿
求聖賢問學至於弘于天德裕身可謂盛矣
止能不廢王命才可免過而已此見人臣職
分之難盡若欲爲子必須如舜與曾閔方能
不廢父命若欲爲臣必須如釋經音通音聿又
舜與周公方能不廢君命釋經音通音聿又
字又於既反傳治平聲見形旬反下同識音
別皮列反志往行胡孟反胖蒲官反分
扶問反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棗忱民

書傳音釋

卷四

奎

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
其父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
不懋

恫痛瘝病也視民之不安如疾病之在身
不可不敬之也天命不常雖甚可畏然誠則
輔之民情好惡雖大可見而小民至爲難保
汝往之國所以治之者非他惟盡汝心無自
安而好逸豫乃其所以治民也古人言怨不
在大亦不在小惟在順不順勉不勉耳順者
順於理勉者勉於行即上文所釋經音通
謂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者也釋經音通
動反瘝姑還反盡傳好惡並去聲治
子忍反好去聲傳平聲行胡孟反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

宅天命作新民

服事應和也汝之事惟在廣上德意和保殷民使之不失其所以助王安定天命而作新斯民也此言明德之終也大音經應去聲言明德亦舉新民終之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

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

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

殺

此下謹罰也式用適偶也人有小罪非過誤乃其固為亂常之事用意如此其罪雖小乃不可不殺即舜典所謂刑故無小也人有大小罪非是故犯乃其過誤出於不幸偶爾如此

書傳音釋

卷四

奎

既自稱道盡輸其情不敢隱匿罪雖大時乃不可殺即舜典所謂宥過無大也諸葛孔明治蜀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其即釋音傳稱平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之意歟

平聲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

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有敘者刑罰有次序也明者明其罰服者服其民也左氏曰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勅戒勅也民其戒勅而勉於和順也若有疾者以去疾之心去惡也故民皆棄咎若保赤子者以保子

釋音傳

同上聲下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

劓刑人無或劓刑人

刑殺者天之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得以刑之
殺之也汝無或以已而刑殺之則截耳也刑
殺刑之大者劓刑之小者兼舉小大以申
戒之也又曰當在無或刑人殺人之下又按
刑以爲苗民所制呂釋經無與毋通劓牛
刑則周官五刑所無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殺罰有倫

外事未詳陳氏曰外事有司之事也臬法也
爲準限之義言汝於外事但陳列是法使有
司師此殷罰之有倫者用之爾○呂氏曰外
事衛國事也史記言康叔爲周司寇司寇王
朝之官職任內事故以衛國對言爲外事今
按篇中言往敷求往盡乃心篇終曰往哉封
皆令其之國之辭而未見其晉王朝之意但
詳此篇康叔蓋深於法者異時成王或舉以

書傳音釋 卷四

畜

任司寇之職而釋經臬魚列反傳準限之義
此則未必然也釋經下章同傳說文云臬
射的也註謂射之高下準的也爾雅云
門中槩爲臬故兼取二義朝馳遙反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要囚獄辭之要者也服念服膺而念之釋經
旬十日時三月爲囚求生道也蔽斷也釋經
要去聲下同要囚二字兩見此章兩見多方
篇孔蔡於此章皆釋爲獄辭之要孔氏多方
篇前釋爲要察獄情後釋爲執其朋黨蔡氏
多方篇皆無釋然多方篇兩章文義皆難同
此章孔蔡之釋若如孔氏之前後異義則尤
不可按孔傳末章囚執之說甚當蓋要字讀
爲平聲有約勒之義謂繫束拘攣之也周禮
掌囚註云囚拘也拘繫當刑殺者凡囚者上
罪桔拳而桎中罪桎下罪桎以待蔽罪正
此義也以此通釋前後三章無不妥矣陸氏

三章皆音要爲傳爲去聲斷
平聲當從之傳都玩反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

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義宜也次次舍之次遜順也申言敷陳是法
與事罰斷以殷之常法矣又慮其泥古而不
通又謂其刑其殺必察其宜於時者而後用
之既又慮其趨時而徇己又謂刑殺不可以
就汝封之意既又慮其刑殺雖已當罪而矜
喜之心乘之又謂使汝刑殺盡順於義雖曰
是有次敘汝當惟謂未有順義之事蓋矜喜
之心生乃怠惰之心起刑殺之所由不中也
可不釋音經盡在傳斷都玩反泥乃計反已
戒哉釋音經忍反傳當去聲乘平聲中去聲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

書傳音釋 卷四 奎

乃知

已者語辭之不能已也小子幼小之稱言年
雖少而心獨善也爾心之善固朕知之朕心
朕德亦惟爾知之將言用釋音傳少失
罰之事故先發其良心焉釋音傳照反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瞽不畏死

罔弗懲

越顛越也盤庚云顛越不恭瞽強懲惡也自
得罪非爲人誘陷以得罪也凡民自犯罪爲
盜賊姦宄殺人顛越人以取財貨強狼亡命
者人無不憎惡之也用罰而加是人則人無
不服以其出乎人之同惡而非即乎吾
之私心也特舉此以明用罰之當罪釋音經
瞽音敏懲傳強平聲惡去聲下同
徒對反傳非爲去聲當去聲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
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
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
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
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
無赦

大憝卽上文之罔弗憝言寇壤姦宄固爲大
惡而大可惡矣况不孝不友之人而尤爲可
惡者當商之季禮義不明人紀廢壞子不敬
事其父大傷父心父不能愛子乃疾惡其子
是父子相夷也天顯猶孝經所謂天明尊卑
顯然之序也弟不念尊卑之序而不能敬其

書傳音釋

卷四

奕

兄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而大不友其弟
是兄弟相賊也父子兄弟至於如此苟不於
我爲政之人而得罪焉則天之與我民彝必
大泯滅而紊亂矣曰者言如此則汝其速由
文王作罰刑此無赦音經弔音的朱子語錄
而懲戒之不可緩也釋云音如字言痛憫
此得罪之人也泯傳可惡去聲
面忍反作罰句絕下並同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
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瘵厥君時
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戛法也言民之不率教者固可大戛之法矣
况外庶子以訓人爲職與庶官之長及小臣
之有符節者乃別布條教違道干譽弗念其
君弗用其法以病君上是乃長惡於下我之

所深惡也臣之不忠如此刑其可已乎汝其
速由此義而牽以誅戮之可也○按上言民
不孝不友則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救此言
外庶子正人小臣背上立私則速由茲義牽
殺其曰刑曰殺若用法峻急者蓋殷之臣民
化紂之惡父子兄弟之無其親君臣上下之
無其義非繩之以法示之以威殷民孰知不
孝不義之不可干哉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
典者是也然曰速由文王曰速由晉釋經夏訖
茲義則其刑其罰亦仁厚而已矣釋經點反
別皮傳長上聲下同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
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又

君長指康叔而言也康叔而不能齊其家不
能訓其臣惟威惟虐大廢棄天子之命乃欲

書傳音釋 卷四

奎

以非德用治是康叔且不能用上命釋經長
矣亦何以責其臣之瘝厥君也哉釋經上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
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汝罔不能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求裕民之
道惟文王之敬忌敬則有所不忽忌則有所
不敢期裕其民曰我惟有及於文王則子一
人以悅懌矣此言謹罰之終也穆王訓刑亦
曰敬忌云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
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

在厥邦

此下欲其以德用罰也求等也詩曰世德作求言明思夫民當開導之以吉康我亦時其惟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安治其民為等匹於商先王也迪即迪吉康之迪况今民無導之而不從者苟不有以導之則為無政於國矣迪言德而政言刑也前既嚴之民又嚴之臣又嚴之康叔此則音傳夫音扶武王之自嚴畏也釋傳治平聲

王曰封子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

釋經監音鑿說如字○按蔡傳但釋今惟民不靜以下蓋上四句元自作一章自有

傳文後逸其傳文故遂以經文合於下章耳下章傳首有又言二字可見今補之曰言我不可不監視文王之明德慎罰故告汝以德之說使汝用德於行罰之際則哀矜而不濫

書傳音釋

卷四

亥

所謂以德行罰也

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

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

其尙顯聞于天

戾止也又言民不安靜未能止其心之狠疾迪之者雖屢而未能使之上同乎治明思天其罰殛我何敢怨乎惟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苟為有罪即在朕躬况曰今庶羣腥穢之德其尙顯聞于天乎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

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

民寧不汝瑕殄

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歎息言汝敬哉毋
作可怨之事勿用非善之謀非常之法惟斷
以是誠大法古人之敏德用以安汝之心省
汝之德遠汝之謀寬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
若是則不汝瑕釋音經毋通傳斷都玩反
疵而棄絕矣釋音經毋通傳省悉井反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

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

肆未詳惟命不于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
汝其念哉毋我殄絕所享之國也明汝侯國
服命高其聽不可卑忽釋音經毋通傳肆未詳
我言用安治爾民也釋音經毋通傳按梓材
篇從爾雅訓肆為今此
章亦當從之治平聲

書傳音釋

卷四

堯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

世享

勿廢其所敬之常法聽我所命而服行之乃
能以殷民而世享其國也世享對上文殄享
而言

酒誥

商受醜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
染惡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書
誥教之云今文古文皆有○按吳氏曰
酒誥一書本是兩書以其皆為酒而誥
故誤合而為一自王若曰明大命于妹
邦以下武王告受故都之書也自王曰
封我西土棗徂邦君以下武王誥康叔
之書也書之體為一人而作則首稱其

人為眾人而作則首稱其眾為一方而
 作則首稱一方為天下而作則首稱天
 下君奭書首稱君奭君陳書首稱君陳
 為一人而作也甘誓首稱六事之人湯
 誓首稱格汝眾此為眾人而作也湯
 首稱萬方有眾大誥首稱大誥多邦此
 為天下而作也多方書為四國而作則
 首稱四國多士書為多士而作則首稱
 多士今酒誥為妹邦而作故首言明大
 命于妹邦其自為一書無疑按吳氏分
 篇引證固為明甚但既謂專誥妹邦
 不應有乃穆考文王之語意酒誥專為
 妹邦而作而妹邦在康叔封圻之內則
 明大命之責康叔實任之故篇首專以
 妹邦為稱至中篇始名康叔以致誥其
 曰尙克用文王教者亦申言首章文王
 誥志之意其事則主於妹邦其書則付
 之康叔雖若二篇而實為一書雖若二

書傳音釋

卷四

辛

事而實相首尾反復參習傳皆為去聲
 究蓋自為書之一體也釋傳下合而為
 自為固為邦為實為自為並如字餘皆
 去聲稱平聲下並同應平聲圻與畿同
 復音腹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妹邦即詩所謂沫鄉篇首稱音傳沫音妹水
 妹邦者誥命專為妹邦發也釋傳名因以名
 地字當作沫經
 文借用為去聲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志庶邦庶士越

少正御事朝夕日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

元祀

穆敬也詩曰穆穆文王是也上篇言文王明德則曰顯考此篇言文王誥也則曰穆考言各有當也或曰文王世次為穆亦通也戒謹也少正官之副貳也文王朝夕刺戒之曰惟祭祀則用此酒天始令民作酒者為大祭祀而已西土庶邦遠去商邑文王誥也亦諄諄以酒為戒則商邑可知矣文王釋經少失傳當王為西伯故得誥也庶邦云釋經照反傳去聲令平聲者為去聲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

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酒之禍人也而以為天降威者禍亂之成是亦天爾箕子言受醜酒亦曰天毒降災正此意也民之喪德君之喪邦皆由音經行胡於酒喪德故言行喪邦故言辜釋經孟反

書傳音釋

卷四

主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

祀德將無醉

小子少小之稱以其血氣未定尤易縱酒喪德故文王專誥教之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職業者無毋同彝常也毋常於酒其飲惟於祭祀之時然亦必以德將之無至於醉也

音傳少失照反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

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文王言我民亦常訓導其子孫惟土物之愛勤稼穡服田畝無外慕則心之所守者正而善日生為子孫者亦當聰聽其祖父之常訓不可以謹酒為小德小德大德小子惟一視

之可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
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
洗腆致用酒

此武王教妹土之民也嗣續純大肇敏服事
也言妹土民當嗣續汝四肢之力無有怠惰
大修農功服勞田畝奔走以事其父兄或敏
於貿易牽車牛遠事賈以孝養其父母父母
喜慶然後可自洗腆致用酒洗以致其潔腆
以致其厚也薛氏曰或大修農功或遠服商
賈以養父母父母慶釋音長上聲賈音古養
則汝可以用酒也釋經去聲洗蘇典反腆
他典傳純大純字或屬上句或屬下句皆當
反釋為專一之義訓大未安肇敏見爾

書傳音釋

卷四

圭

雅釋言郭註引書云肇牽
車牛賈音茂易夷益反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
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
作稽中德爾尙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
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
王家

此武王教妹土之臣也伯長也曰君子者賢
之也典常也羞養也言其大能養老也惟君
未詳不惟曰者大言也介助也用逸者用以
宴樂也言爾能常常反觀內省使念慮之發
營為之際悉稽乎中正之德而無過不及之
差則德全於身而可以交於神明矣如是則

庶幾能進饋祀爾亦可自副而用宴樂也如此則信爲王治事之臣如此亦惟天順元德而永不忘在王家矣按上文父母慶則可飲酒克羞者則可飲酒羞饋祀則可飲酒本欲禁絕其飲今乃反開其端者不禁之禁也聖人之教不迫而民從者此也孝養羞者饋祀皆因其良心之發而利導之人果能盡此三者且爲成德之士矣而何憂其酒也哉

晉經

省悉

傳

長上聲羞養蔡氏前羞字訓養

不可也按羞亦訓膳周禮所謂庶羞也克羞者惟君謂能以膳羞奉者老供君上也惟語助辭與禹貢惟木同克羞饋祀謂能以膳羞饋祀鬼神也或云庶民無享君上之禮然觀幽七月之卒章則古亦或有之况都邑鄉遂之長於庶民亦有君臣之義矣樂音浴下同

治平

書傳音釋

卷四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徂往也輔佐文王往日之邦君御事小子也言文王慈酒之教其大如此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以商君臣之不暇逸者告康叔也殷先哲王湯也迪畏者畏之而見於行也畏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難保經其德而不變所以處已也秉其哲而不惑所以用人也湯之垂統如此故自湯至于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雖世不同而皆能成就君德敬畏輔相故當時御

事之臣亦皆盡忠輔翼而有責難之恭音經
自暇自逸猶且不敢况曰其敢尙飲乎音經
相去傳見形句反
聲行胡孟反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
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溷于酒不惟
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

自御事而下在外服則有侯甸男衛諸侯與
其長伯在內服則有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
工國中百姓與夫里居者亦皆不敢沈湎于
酒不惟不敢亦不暇不敢者有所畏不暇者
有所勉惟欲上以助成君德而使之昭著下
以助尹人祇辟而使之益不怠耳成王顧上
文成王而言祇辟顧上文有恭而言呂氏曰
尹人者百官諸侯之長也指上文御事而言

書傳音釋

卷四

齒

音經辟必長上聲下
益反傳同夫音扶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
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
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
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
懼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
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
非虐惟民自速辜

以商受荒腆于酒者告康叔也後嗣王受也
受沈酣其身昏迷於政命令不著於民其所

祗保者惟在於作怨之事不肯悛改大惟縱淫佚于非彝泰誓所謂奇技淫巧也燕安也用安逸而喪其威儀史記受為酒池肉林使男女裸而相逐其威儀之喪如此此民所以無不痛傷其心悼國之將亡也而受方且荒怠益厚于酒不思自息其逸力行無度其心疾很雖殺身而不畏也幸在商邑雖滅國而不憂也弗事上帝無馨香之德以格天大惟民怨惟羣酗腥穢之德以聞于上故上天降喪于殷無有眷愛之意者亦惟受縱逸故也天豈虐殷惟殷人酗酒自速其辜爾釋音經易曰民者猶曰先民君臣之通稱也釋音經夷益反佚音溢盡迄力反很下傳裸魯怨反罹鄰知反聞如字下同傳裸魯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

書傳音釋

卷四

壹

撫于時

我不惟如此多言所以言湯言受如此其詳者古人謂人無於水監水能見人之妍醜而已當於民監則其得失可知今殷民自速辜既墜厥命矣我其可不以殷民之失為大監戒以撫安音釋經無與毋同監音經音鑿下同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

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

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

于酒

劼用力也汝當用力戒謹殷之賢臣與鄰國之侯甸男衛使之不瀦于酒也毖殷獻臣侯

甸男衛與文王苾庶邦庶士同義殷之賢臣
諸侯固欲知所謹矣况太史掌六典入法入
則內史掌八柄之法汝之所友者及其賢臣
百寮大臣可不謹於酒乎太史內史獻臣百
宗工固欲知所謹矣孔爾之所事服休坐而
論道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之臣可不謹於酒
乎曰友曰事者國君有所友有所事也然盛
德有不可友者故孟子曰古之人曰事之云
乎豈曰友之云乎服休服采固欲知所謹矣
况爾之疇匹而位三卿者若圻父迨逐違命
者乎若農父之順保萬民者乎若宏父之制
其經界以定法者乎皆不可不謹於酒也圻
父政官司馬也主圻農父教官司徒也主
農宏父事官司空也主廓地居民謂之父者
尊之也先言圻父者制殷人酒以政為急
也圻父農父宏父固欲知所謹矣况汝之身
所以為一國之視儆者可不謹於酒乎故曰
矧汝剛制于酒剛制亦劼苾之意剛果用力

書傳音釋

卷四

美

以制之也此章自遠而近自卑而尊等而上
之則欲其自康叔之身始以是為治孰能禦
之而况苾於釋經甫薄蒲各反音與博同音
酒德也哉
毗亦傳六典入法入則入柄並見周禮春官
有封若今時界也又大司馬制畿封國註云
立封於疆以為界又王畿之外九服為九畿
註云畿猶限也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子其

殺

羣飲者商民羣聚而飲為姦惡者也佚失也
其者未定辭也蘇氏曰子其殺者未必死也
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具獄以待命不必死也
然必立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也羣飲蓋亦

當時之法有羣聚飲酒謀為大姦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如今之法有日夜聚曉散者皆死罪蓋聚而為妖逆者也使後世不知其詳而徒聞其名凡民夜相過者輒殺之可乎

釋音經 佚音逸盡子忍 **傳** 過古禾反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酒于酒勿庸殺之姑

惟教之

殷受導迪為惡之諸臣百工雖酒于酒未能遽革而非羣聚為姦惡者無庸殺之且惟教

之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

乃事時同于殺

書傳音釋 卷四

七

有者不忘之也斯此也指教辭而言享上享下之享言殷諸臣百工不忘教辭不酒于酒我則明享之其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恤於汝弗潔汝事時則同汝于羣飲誅殺之罪矣 **釋音經** 纒圭 玄反

王曰封汝典聽朕恣勿辯乃司民酒于酒

辯治也乃司有司也即上文諸臣百工之類言康叔不治其諸臣百工之酒酒則民之酒可禁矣 **釋音傳** 治平聲

梓材

亦武王誥康叔之書論以治國之理欲其通上下之情寬刑辟之用而篇中有梓材二字比稽田作室為雅故以為簡編之別非有他義也今文古文皆有○

書傳音釋卷四

夫

按此篇文多不類自今王惟曰以下為
人臣進戒之辭以書例推之曰今王惟
曰者猶洛誥之今王即命日也肆王惟
德用者猶召誥之肆惟王其疾敬德王
其德之用也已若茲監者猶無逸嗣王
其監于茲也惟王子孫孫永保民者
猶召誥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也反覆參
考與周公召公進戒之言若出一口意
者此篇得於簡編斷爛之中文既不全
而進戒爛簡有用明德之語編書者以
與罔厲殺人等意合又武王之誥有曰
王曰監云者而進戒之書亦有曰王曰
監云者遂以為文意相屬編次其後而
不知前之所謂王者指先王而言非若
今王之為自稱也後之所謂監者乃監
視之監而非啟監之監也其非命康叔
之書亦明矣讀書者優游涵泳沈潛反
覆釋其文義審其語脈一篇之中前則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

惟邦君

大家巨室也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
室孔氏曰卿大夫及都家也以厥庶民暨厥
臣達大家則下之情無不通矣以厥臣達王
則上之情無不通矣王言臣而不言民者率
土之濱莫非王臣也邦君上有天子下有
家能通上下之情而使無間者惟邦君也
音傳都家周禮都司馬家司馬註云都謂王
子弟所封及三公采地家謂卿大夫采

反強
上聲

尊諭卑之辭後則臣告君之
語蓋有不可得而強合者矣
毗亦反比卑履反別筆列反斷徒玩反
屬音燭監視之監音鑿啟監之監古銜

音傳治平
聲辟

地間
去聲

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
子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
姦宄殺人厯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恆常也師師以官師為師也尹正官之長旅
眾大夫也敬勞恭敬勞來也徂往也厯人者
罪人所過律所謂知情藏匿資給也戕敗者
毀傷四肢面目漢律所謂痕也此章文多未

詳釋經恆胡登反勞去聲
傳長上聲勞來並
去聲過古禾反

痕朱氏反音與吧同漢薛宣傳註以杖手毆
擊人剝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瘡癩者律謂

痕瘡師古
曰痕音侈

書傳音釋

卷四

亥

王啟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
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
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監三監之監康叔所封亦受畿內之民當時
亦謂之監故武王以先王啟監意而告之也
言王者所以開置監國者其治本為民而已
其命監之辭蓋曰無相與戕殺其民無相與
虐害其民人之寡弱者則哀敬之使不失其
所婦之窮獨者則聯屬之使有所歸保合其
民率由是而容蓄之也且王所以責效邦君
御事者其命何以哉亦惟欲其引掖斯民於
生養安全之地而已自刑辟以戕虐人可也
汝今為監其無所用乎刑辟以戕虐人可也

釋音
經 監古銜反下同為去聲無與毋通屬音
燭養如字恬徒廉反茲句絕辟毗亦反

傳 掖音亦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若
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
樸斲惟其塗丹雘

稽治也敷菑廣去草棘也疆畔也畎通水渠也塗墍泥飾也茨蓋也梓良材可為器者腹采色之名敷菑以喻除惡垣墉以喻立國樸斲以喻制度武王之所已為也疆畎墍茨丹雘則望康叔音經菑莊持反墍奇寄反陸又以成終云爾釋故愛反茨才資反梓材馬云治水器曰梓孔傳云梓人治木為器樸匹角反馬云未成器也斲竹角反雘屋郭反

書傳音釋

卷四

全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
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先王文王武王也夾近也懷遠為近也兄弟言友愛也泰誓曰友邦豕君方來者方方而來也既盡也先王盡勤用明德而懷來于上諸侯亦盡用明德而視效於下也后後王也式用也典舊典也集和輯也此章以音釋音後若臣下進戒之辭疑簡脫誤於此釋音夾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越及也皇天既付中國民及其疆土于先王也

肆王惟德用和澤先後迷民用澤先王受命

肆今也德用明德也。和懌和悅之也。先後勞來之也。迷民迷惑染惡之民也。命天命也。用慰悅先王之。釋音經。先後上先見。傳。勞來並克受天命者也。反下胡茂反。去聲。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

保民

已語辭監視也。此人臣所君永命之辭也。按粹材有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之言而編書者誤以監為句讀而爛簡適有已若茲監之語以為語意相類合為一篇而不知其句讀之本不同文義之本不類也。孔氏依阿其說於篇意無所發明。王氏謂成王自言必稱王者以觀禮考之天子以正遏諸侯則稱王亦強釋難通。獨吳氏以為誤簡者為得之。但謂王啟監以下即非武。傳。讀音豆。王之誥則未必然也。釋。傳。強上聲。

書傳音釋

卷四

全

